

千古一堰

宋扬

每一滴水都逃不出造化安排,每一条江河都奔流不息,或万马齐喑、粗犷奔腾,或夹岸桃花、温婉无声。

有一条江,曾被视为长江正源,也沿着这个轨迹昼夜不舍。它从雪山之麓出发,穿成都平原,于宜宾注入长江。它就是天府之国的母亲河——岷江。

岷江于幽微处发端。见过壶口瀑布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雄性,见过庐山之麓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俊逸,见过三峡大坝“高峡出平湖”的深瀚,谁能想象水的原初,只是雪山山顶的一片雪。水的流动与归宿,是征服,是裹挟,是冲撞,是凝聚,是操着不同乡音、携带不同土质的水民族的融合、分离、再融合,

最后百川归海。

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没有千秋西岭雪,成都市区可行万里船的锦江(岷江支流)就是一沟死水,甚至连那死水也没了来处。

不到都江堰,你对蜀水的理解一定是偏颇的。你会错觉于蜀水只是“黄四娘家花满溪”的雅致,只是“影入平羌江水流”的宁静,只是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的喧腾。只有登上都江堰市区的玉垒山,你才能读懂锦江秋色自天地汹涌而来的大气魄,读懂造就这蜀山秀色的正是眼前波澜壮阔的滔滔岷江。无数次见过水,见过无数水,都远不及站立鱼嘴(分流堤)前,望蜀水滚滚西来,仰天啸,壮怀烈,我不由萌生出按剑侠客萧萧寒风中与天地对峙的豪迈,恍惚间,我感觉自己突然化为了一柄劈波裂浪的利剑,和鱼嘴一道,

一个猛子深扎水中。这一扎就是上下两千年,从李冰挥动人水令旗的一刹,我就做了一名旷世不朽的兵。剑锋所指,鱼嘴所向,岷江水豁然二分。冬夏枯荣,水退水升,或四六,或二八,这剑,这鱼嘴调节内外江流量竟如此灵活!“深淘滩,低作堰”,堰不必太高,滩必须深淘。李冰父子深谙治水之精髓——宜疏不宜堵,这是治水的警世恒言。

人与水的初战,与自然斗的豪迈和对水性的尊重双管齐下,力量,驯服,疏导,各显神通。被分水堤切割到内江的水,并未就此举起投降的双手。离堆前,洄水窝,潜龙至此,误入浅滩不战而屈人膝下的屈辱感,终于有了发泄之所。如飞龙在天,回旋,拉升,蹿射,沉入,翻涌,惊涛拍岸,抛撒龙鳞万万千。离堆之上,稳踏“伏龙观”。我登临“伏龙观”楼头,极目岷江之源,远方,岷山诸峰最高峰——“娘子关”半

露挺拔的身姿。东望,千载白云浮玉垒,低头,脚下神观镇苍龙。

几番苦痛,纠缠,挣扎,消磨尽最后一丝愤怒,水龙在宝瓶口找到出口。随后,龙体幻变为江安河、走马河、柏条河、蒲阳河,伸流向广沃的成都平原,水网纵横,维系起天府之国的滋润与丰收。没有这四条河的疏浚,涵涌至宝瓶口的水,将以野蛮的泛滥摧毁整个成都平原。没有都江堰水利工程对水的调节输出,成都平原在枯水季又成一片焦土。输出与容纳,渴望与满足,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上游与下游唇齿相依,从一开始就互为因果。

岷江从山谷冲出来时,是一首九曲回肠的川江号子。奔涌到伏龙观下,是一曲与命运抗争的交响。流过宝瓶口,流过都江堰城区的南桥,流进漠漠大荒,岷江的沉闷呜咽才渐渐止。平原如砥,如刚猛的拳头砸在棉花堆上,岷江不可一世的奔涌之力悄悄被阔野化解。至此,我宁愿称它们为蜀水,温婉、平静、潺湲的蜀水。都江堰水利工程终以佛一样的胸怀,道一样的智慧抚慰了一颗冥顽的心,汹涌的岷江这才接受了蜀人对旧河山的重新安排,完成了岷江与天府之国美名的相互成全。

岷江流过都江堰,恒久定格为成都平原的生命之源,这一流,就是千年,万年……

第一次打工

曹祖兴

我是个下肢残疾人,2008年4月份,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工艺品厂的招工启事,就给联系人李小姐打电话,问是否招录下肢残疾人?她问了我的具体情况后,说有坐着的工作岗位,可以去,并答应让我直接去厂里报到。

我找同学借了1000元钱,只身从河北老家到了东莞市。工厂门口的保安证实我已经和人事部的李小姐联系好了后,给我办了进场手续,并收了我的身份证和20元钱的伙食押金。

在厂里食堂吃过午饭后,下午人事部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领我去了三楼的砂光部,跟班长用粤语简单说了几句就走了。初来乍到的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班长安排我跟着一个老工人学习磨砂,就是用砂纸在一个个半成品粗糙的地方打磨光滑就行了,干这活,全凭的是手上的劲儿,仅半小时下来,我的右胳膊就抬不起来了,试着换左手干吧,又不顺手,没办法,只好借去厕所的机会活动活动筋骨。

班长给了30多个样品让练习,我反复打磨了好几遍之后,班长才满意地说过关了,但还是不给我安排别的工作,仍然让我用这些样品练习技巧,我只好一遍遍不停地打磨。

一下午的时间,我了解到,在砂光部干活,全套工作都得自己完成,最后还得把粘补好的半成品去抛光机上自己抛光。这些都没什么,要命的是我眼睛高度近视必须戴着眼镜,而房间里都是灰尘,几乎每隔二三十分钟就得去冲洗一下眼镜上的灰尘,而如果自己抛光的话,灰尘更多,我根本干不成。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去人事部要求调换岗位。

人事部又把我安排在二楼的修饰部,这里没有灰尘,工作也容易,就是用清水和抹布擦去产品上的灰尘,有的产品必须用一种叫“天那水”的液体擦拭,这种药水特别刺鼻,腐蚀性强,但去污性也很强。好在我还能适应。

这儿的女班长是湖南人,她不说普通话,而是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和大家交流,我只好跟傻子似的发愣,幸好有一位贵州的老大姐当翻译偷偷地教我怎么做,而别的人态度则非常冷淡,让初次出门的我内心里不由得升起无限的悲凉。

然而在我进厂的第三天下午,一名保安来车间找我,要我收拾行李,不给任何理由,限我立马走人,这名保安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去了宿舍,又带着我去了办公室拿身份证。在办公室,一个女的拿着我的上班卡用计算器摁了半天,给了我54元工钱,20元押金退给我后,给我开了出厂条。我坐车去了长安镇,准备在那儿找工作。然而,我在长安镇住了五六天,工作依然没有着落,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不录用肢体残疾人,万分失望的我只好在当月就回了家。

从工艺品厂出来后我一直在想,是什么原因让我的打工生涯这么快就“夭折”了?百思不得其解!而且工资也只给了54元,这和他们招工承诺的相差太远,不甘心的我于是给东莞市劳动监察大队写了投诉信。后来劳动部门来电话说,我反映的情况属实,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处罚,并且让我前去该厂领取剩下的60多元的工资。为了区区几十元钱,我当然不会专门跑一趟东莞,不过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出门在外挣钱的不易。



家书抵万金

刘兵

近日,收到堂兄寄来的一封纸质书信。堂兄现在在浙江宁波,由于疫情的原因,我和他已经两年春节未能回老家团聚。

有很多年我都未曾收到过纸质的信件了。堂兄的书信用钢笔字写成,寥寥数百字,回忆了上次春节的相聚,问候了我的父母以及我的近况,倾诉了自己近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些许烦恼,情真意切,让我回忆起以前的许多往事。

老话说家书抵万金,见信如晤。网络和移动通信普及之前,纸质书信是人们相互联系、传情达意的主要途径。在那个年代,每当看到一个个手写的字跃然纸上时,总能感受到一种美,熟悉的字迹,情真意切的言语,感觉是那样的实在。

那个时代,写信不是随意的事,通常都是心神不二,得仔细斟酌,还需撇去内心的浮躁;情感与笔尖融合,内心完全沉浸在倾诉与叙述中,就像与对方进行着心灵对话。写完后,从头看一遍,检查无误后郑重落款,再将信纸轻轻地折叠,然后装入信封。最后写好地址,捧着它们就像捧着一件自己完成的艺术品。当投入信箱的那一刻,自己的内心也好似一同踏上了邮路,想象着它被对方读到时的感觉从而感受到幸福。而当收到亲人、朋友或恋人的书信时,总会迫不及待地打开它,当捧信在手徜徉文字行间时,每每内心里洋溢着幸福。

随着通信工具的飞速发展,近年来纸质书信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,成为记忆中一抹尘封的色彩。电子邮件、电话、短信、微信让人们的联络都那么迅速,然而,作为“纸质书信”的一代人,总感觉内心的充盈是这些新兴手段无法替代的。它们不像纸质信件那么真挚,有着强烈的现实感。每每看到那些保存完好,年代久远的书信,都能感受到厚重的年代感,似乎看到了当年伏案写信的那个身影,勾起历历往事。

记得小时候翻到父亲年轻时在外地求学写给家中的书信,虽然当时的我识字不多,却想把它努力大声地读出来。文字中叮嘱祖父和祖母的身体,询问兄弟姐妹的境况,诉说自己在异地的读书生活点滴,至今仍能回忆一二。

祖母曾说,以前在家想父亲想得厉害,接到父亲来信时,她会立刻停下手中的活,读完后再还经掉眼泪。但对我而言,只有长大后回忆起来才对这些文字真正有所触动,那是一份炽热的亲情,是纸短情长的体悟。

中学时学习朱自清《背影》一文,最后一段朱自清的父亲来信给作者写道:“我身体平安,唯膀子疼痛厉害,举箸提笔,诸多不便,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以当时的阅历,我并不足以体会这封家书真挚而又深沉的父子感情。现在,当自己的父母渐渐老去,与许多亲友聚少离多,回忆起以上文字,不禁潸然泪下。

拿起纸笔,挑灯倾诉,向亲友寄去久别的问候和浓浓的思念之情。我的内心里仍有这样的生动画面,总感觉纸笔中的一声寒暄、一些鼓励、一份支持都会令收信人激动不已。

《岁朝丽景·轴》

陈书 [清]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

陈书(1660~1736),浙江嘉兴人。字南楼,号上元弟子,晚号南楼老人。善花鸟草虫,亦擅山水人物。

此轴为其76岁时所作,是雍正乙卯(1735)新春上元节供花写生之作,画面展现了春暖花开、岁首迎新的喜气。画中盆景将数种花株移于瓷盆之中,并依高低比例与花色特意交错植栽,为插花与盆栽艺术的完美结合之作。石表寿,加水仙、天竺,意为“天仙拱寿”,旁边搭以百合、柿子、灵芝、苹果,另有“百事如意、平安如意”之类的寓意。

配文·供图 络因

等待一个人

方册

等待一个人
像期待一场梦
突破现实
与另一双手相逢
分享彼此的故事和感悟
治愈内心的孤独

等待一个人
像守候一场雨
滴落枝头
洗去树上的尘垢
抚慰饱受磨难的灵魂
修复遭人砍伐的伤口

等待一个人
像渴望一场风
带来
涅槃重生的勇气
唤醒
半生沉沦的躯体

南方的冬季

杜观水

当早上的露水,湿了村前的草垛;当正午的阳光,少了往日的炽热;当山梁的风,不再温柔抚摸脸颊;我知道,冬天来了。

雾是南方冬季的使者。多数时候,当村庄还在沉睡,晨雾便游荡开了。那淡淡的袅袅的雾,像一层轻纱,轻轻抚摸着周围的田野、山腰、山顶,林疏影淡,给人缈若仙境般的朦胧美感。番薯地笼在薄雾里,雾里传来了风儿温柔的吟唱。雾渐渐地变浓了,这时村庄仿佛跟你玩起了捉迷藏,若隐若现。这雾时而像笨重的帷幕,似乎眼前的一切事物都在瞬间化为乌有,时而又像那薄薄的桃花纸,在它背后的世界依稀可见。漫步在村边,难免会以为自己遨游在茫茫云海。

雨是南方冬季的常客。南方的雨,可能害羞吧,总是在夜晚悄悄光临,淅淅沥沥,滴落在屋前的芭蕉叶上,滴落在老屋的黛瓦上,滴落在小巷的青石板上。那雨声,滴滴答答,清脆而有节奏,整夜都没停,连同一帘情绪,在窗前流下眼泪。

南方的冬季,绿色依然是主色调。山是绿的,水是绿的,田野是绿的。山上的树木依然穿着绿色混着棕色图案点缀的花衣裳;水面上,翠绿的水浮莲把一池绿意交给冬风;已经收割过的田野,一眼望去,依然一片碧绿,菜畦里,芥菜、生菜、小蒜、小辣椒写着大地的生机。垂头的花朵含苞待放,天空偶尔传来几声鸟鸣,远远望去,绿色藤蔓依然爬满了江堤、河畔。

南方的冬季,微寒或暖。“中午穿衬衫,晚上穿棉袄。”中午,阳光洒在身上有点火辣,一件衬衫足够了。傍晚,太阳下山了,北风开始作怪,要穿着棉袄才敢外出呢。

南方的冬季,“叶浮嫩绿酒初熟,橙切香黄蟹正肥。蓉菊满园皆可羨,赏心从此莫相违。”

冬季的南方,依然飘洒着诗意。



《无题》尤金·比道 [法]

玛咖 供图

又到荸荠上市时

申云贵

农历十一月以后,农贸市场就有新鲜的荸荠出售。那一颗颗像算盘珠一样紫红色的果子,看一眼,就让人口齿生津。

荸荠俗称马蹄,在我的家乡,大家都叫它“慈姑”。

改革开放初期,我家也种过荸荠。收完早稻,插完晚稻,父亲说:“过两天可以栽慈姑了。”栽荸荠和插秧差不多,只是荸荠栽得很稀疏,且要横成行竖成列。种荸荠的田里肥料也得下得足些,除了化肥,还要放很多农家肥。炎炎烈日下,父母腰弯着,淌着汗,把荸荠苗一株株插进水田里。过了几天,荸荠苗挺直了腰,变精神了。一段时间后,主苗越长越高,田里也不断从泥巴里钻出来。又过些日子,幼苗就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荸荠苗。这些空心、圆柱形的叶子,像剑一样齐刷刷刺向天空。到了秋末,荸荠快要成熟时,就要把田

里的水慢慢排干。

冬天挖荸荠是一件辛苦又开心的事。父母一大早就来到田边,先把倒伏的荸荠苗割掉,然后开挖。挖荸荠的工具是铁耙,一把挖下去,双手用力往后一带,一大块泥巴就翻了过来,上面布满圆鼓鼓的荸荠。把泥巴表面的荸荠抠完,还要把泥巴块敲碎,因为里面还会藏着很多荸荠。当然,不管你怎么仔细,还是有很多“漏网之鱼”,第二年春耕时,那些荸荠就成了意外的收获。挖荸荠不但需要力气,还要有耐心。挖一天荸荠,手会冻得握不紧拳头,脚会冻得感觉不到脚趾头的存在,而腰也会痛得伸不直。可傍晚时分,挑着荸荠回家的父母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。那时候我星期天也帮着父母挖荸荠,才可挖几下就感到吃不消。这时,父亲就教我:“做事哪有不累的?不做事哪有收获?大富靠天命,小富靠股勤。你怕辛苦,就要好好念书。”

挖回的荸荠,还要晒干,搓掉泥巴。那时,父母常常把荸荠挑到离家不远的马路边卖。

如果运气好,不到两小时,荸荠就被开车路过的司机买了去。有时也得挑着荸荠走七八里路,到附近的镇上赶场。种一亩荸荠,能收获两三千斤。这些荸荠,是我们那时主要的水果,塞进嘴里,一口咬下去,又脆又甜,满嘴都是汁液。母亲常常说:“要选‘把’短的,颜色要紫红,这样的慈姑皮薄水多,香甜。若是‘把’长,又是黑紫色,这样的慈姑嚼起来都是渣渣,味道也不甜。”母亲很懂荸荠。她有时会煮荸荠给我们吃,煮熟的荸荠味道不一样,虽然不鲜了,但依然脆,还有一种淡淡的清香。她有时会吧荸荠放进烧红的草灰里煨。煨熟的荸荠甜味不减,香味更浓。

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,水果的品种越来越多,可每到荸荠上市时,我都要买一点。因为看到荸荠,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。